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CENTER

## 中国香文化传承会议

讲题：汉代出土香薰器具形制

讲者：刘海旺

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 汉代出土香薰器具形制

## 目次

- 一、熏香的传统与香料
- 二、香薰器具的种类
- 三、汉代熏炉研究现状
- 四、熏炉在汉代广泛流行与其社会背景
- 五、熏炉的材质
- 六、熏炉的种类及造型
- 七、熏炉的形制演变
- 八、结语

## 一、熏香的传统与香料

熏香的传统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延续了数千年。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黄帝时期，人们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芳香的植物，相传“黄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皆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春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明·周嘉胄《香乘》卷八）。熏香在古代主要用于驱逐蚊蝇虫害，祛除生活环境中的污秽浊气，净化房内空气，以及熏衣被、祭神灵等。

西周就有用草熏杀虫害的风俗，《周礼·秋官司寇》：“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禴（guì）之，嘉草攻之。凡馭蛊则令之比之。”“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庶氏的职责主要是用嘉草熏杀毒蛊，翦氏的职责主要是用莽草熏杀蠹虫。《诗经·幽风·七月》中亦有“穹窒熏鼠”的记载，但是用草药熏虫害并非后世的熏香活动。

《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周人“诸侯为宾，灌用郁鬯（chàng）。”诸侯宴乡食，用郁金浸泡的香酒。“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取萧草及牲脂与黍稷一起烧，烟气弥漫。在诸侯宴请和祭祀时使用郁金和萧草这类气味浓烈的香草，除了作为食用香料，还出现了加脂燃烧的使用方法，并且这种燃烧已经超越了驱虫害的目的性的功效作用。香草之味在重要场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彼时人们有获取气味的欲望和需要，将香草与其他草类区分开，仅取其香而用之，是为使用香料之始。

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离骚》中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楚辞·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据统计，楚辞的香草与香木共有三十四种。其中香草有二十二种。

汉王朝经历汉高祖休养生息，文景之治，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精强，西汉武帝的南征北战，开疆扩土，安定宇内和边疆，臣服的西域边疆诸国纷纷朝贡，开通了西北通中亚的丝绸之路、南接诸岛的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中原与西域、南海诸国的物品交流品种数目和规模。

张华《博物志》中就记载了西使献香的故事，“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干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chài），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送”。

汉代正史中，关于香料的记载少而零散，基本只提到香料的名称，《史记》、《汉书》等正史中记载的香料有椒、薰草、茅香、高良姜、姜、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苏合香、鸡舌香等。

《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有研究者指出“果布”应为马来语 Kapur 的音译，即龙脑。

由于草本类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罕有，近年随考古发掘的发展，实物资料日益丰富，但应明确并非所有出土的中草药都为香料，只有在特定容器如熏炉、香囊或枕中的内容物，才可将其归为香料；如在盒或箱中出土，则不能确定其具体用途，只能归于中草药内。据此结合考古出土物，尤其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熏炉内容物，汉代的香料大致有：椒、薰草（零陵香、蕙、佩兰）、香茅、辛夷、高良姜、藁本。

河南省光山县春秋早期黄君夫人孟姬墓，棺底有许多花椒。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年句敌夫人墓出土盛有花椒的精美铜盒。湖北省随县战国前期曾侯乙墓，河南信阳战国中期楚墓，湖北省荆门包山战国中期晚段二号墓，也都出土过大量花椒粒。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西汉吕后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土 33 件囊，囊中有花椒及结晶块状物。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墓主人头部有一个用白色平纹绢包裹的枕装物，内装黑色茶叶状物，抑或药渔”，类比马王堆一号汉墓，枕内也可能填充薰草，待继续考证。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六个香囊，出土时均装有香料，一个为椒（另一装有茅香根茎，两个装有茅香和辛夷），同墓出土的六件草药袋中也有一袋为花椒。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香枕一个，高 12 厘米，长 45 厘米，

宽 10.5 厘米,用丝编缝制而成,上下两而为精美的信期绣,枕内填塞薰草。马王堆一号汉墓中 5 件草药袋和 3 件香囊中都发现有茅香(其中一件香囊全为茅香根茎),竹荀还有茅香一荀。两座熏炉,一个盛有高良姜、辛夷和茅香的混合香料,另一个熏炉的炉盘内是燃烧后残存的茅香炭形根,茅香在马王堆 1 号墓中的使用频率不次于花椒,并且还可单独燃烧或配成合香,可盛于香囊又可于熏炉,并且还有一荀茅香,可见在汉代日常生活中香茅的使用灵活且需求量大。

## 二、香薰器具的种类

熏香器具主要有熏炉、熏球、香囊和香枕等类。

熏炉。熏炉是最主要的熏香器具。现有史料没有提到专门用于熏香的熏炉始制于何时,但考古资料证实,距今 4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开始制作有陶熏炉。1983 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大墓中发现了一件竹节纹带盖陶熏炉,高 11 厘米,口径 9.9 厘米,泥质灰陶,大口,斜直腹,矮圈足,腹部饰六周竹节纹,笠形盖上有三孔为一单元的六组十八个小圆孔。这可说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熏炉。

熏球。因其为球形,称为“熏球”、“香毬”,主要用于被褥、衣服的薰香、消毒。西汉司马相如《美人赋》曰:“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铤熏香。”章樵注:“铤音匝,香毬,衽席间可旋转者。”晋葛洪《西京杂记》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卧褥香球,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复为之,为机环运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被褥,故以为名。”

熏球呈圆球状,由球形外壳和球体内部的半球形炉体两部分组成。外壳镂空,分为上下两半,两半球之间以子母口扣合。半球形炉体以承轴挂于球体中央,在重力作用下,无论熏球如何滚动,炉体始终能保持水平状态,炉体内焚熏的香料不会倾倒外泄,可置于被中或系于袖中。其原理与现代航海航空中使用的陀螺仪原理相同。最早提到熏球的资料是为西汉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但熏球实物在迄今发掘的汉代墓葬中还未发现,最早发现的熏球在唐代墓葬中。熏球设计精巧,不仅是一种艺术珍品,从机构学的观点看,也是一项重要创造。这种香炉尚未见汉代具体实物,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熏球实物来看,可用以为证。熏球滚动时,只是两个环形活轴随之转动,最内层的香盂始终能保持水平而不会倾覆,即使在床被中也能使用。

香囊。古时又称香包、香缨、香袋、佩伟、荷包等。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当时的年轻人在拜见父母长辈时,随身都要佩戴香荷包,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就出土了四个香囊。

香枕。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个香枕,也称药枕,高 12 厘米,长 45 厘

米,宽 10.5 厘米,枕内填塞佩兰。佩兰为菊科植物,是一种中草药。佩兰全草含挥发油,其气味特别芳香。佩兰性平味辛,能芳香化湿,醒脾和胃,清暑辟秽。药枕既有芳香化湿和抑菌消毒辟秽的作用,又具养血安眠之功效。

### 三、汉代熏炉研究现状

虽然汉代熏炉在汉代风行一时,但是汉代的正史文献中关于熏炉的记载较少,历代学者对汉代熏炉的研究局限于器物著录考释。自北宋开始,金石爱好者开始关注熏炉,称“香炉”、“博山炉”,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说:“按汉朝故事,诸王出阁则赐博山香炉。晋东宫旧事曰:太子服用,则存博山香炉。一云炉象海中博山,下有盘於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将博山炉解释炉身比山、底盘比海,这一解释也一直为后代所沿用,明清时期,考据学兴盛,著述古物之风盛行,至清代的研究都主要限于器物的著录以及对器物的用途、器名铭饰的考释或是熏炉起源的主观猜测。

半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发展和大量实物资料的出土,对熏炉的研究也逐渐重视,但研究的成果整体偏少。

#### 1. 汉代熏炉简介性研究

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对中国早期尤其汉代的熏香风俗进行了梳理,并对熏香器具及使用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傅举有的《春秋战国秦汉熏炉综论》探讨了熏炉的出现,按照熏炉在汉代的发展进行了分类,扬之水的《两宋香炉源流》侧重在运用文物学理论方法,结合诗文探索评价了熏炉的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单件熏炉的简介类文章很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

#### 2. 汉代熏炉地区性研究

广州、重庆、山东等地区的汉代熏炉的研究也颇多,主要有《广州汉墓》、韩湖初的《合浦汉代文物谈》、肖贵田的《重庆库区汉代博山炉的初步考察》和王龙的《山东地区汉代博山炉研究》。

#### 3. 汉代博山型熏炉(博山炉)研究

汉代熏炉中的博山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如惠夕平的《两汉博山炉研究》、美国艾素珊(Susan Erickson)《西汉时期的博山炉——一种类型学和图像学的分析方法》、玩晶京的《博山炉的历史》以及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的《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等。

#### 4. 汉代铜质熏炉工艺花纹研究

汉代铜质熏炉制作工艺精良,镂空花纹造型极具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张虎从制作工艺上对古代熏炉作了赏析(《浅谈中国古代金属熏炉的工艺之美》),蒋廷瑜《汉代蟹刻花纹铜器研究》等。

## 5. 汉代熏炉综合性研究

关于汉代熏炉综合性研究目前不多见，杨波的《汉代熏炉研究》以两汉时期熏炉的变化与发展为重点依据，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在方法上以统计学和考古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并借鉴文物图像学、史料考证学等，分析建国以来所出土的汉代熏炉，总结其演变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透视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

## 四、熏炉在汉代广泛流行与其社会背景

用熏炉在室内熏香的习俗至迟于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到汉代开始广泛流行。《叶氏香录序》认为：“古者无香，燔柴炳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明·周嘉胄《香乘》卷二八）

汉代开疆拓土，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各种异域香料，如丁香、安息香、乳香、龙涎香等新的香药相继传入中原。汉代熏香除作传统的用途外，也用于宴饮歌舞等活动，成为一种生活享受。汉代著名经学家刘向还有《熏炉铭》传世，其云：“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香炉”）

熏香活动逐渐成为贵族和文人阶层最为热衷的雅事之一，因此，熏炉的设计便日渐奇巧，它已从简单的生活日用品演变成为身份的象征和高尚生活品位的标志。由于熏香的习俗多见于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中国古代的熏炉设计总体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犷到精致的变化过程。

汉代使用熏炉已经非常普遍，出土数量颇多。在广州考古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墓葬，出土各种熏炉有一百件。从出土情况来看，西汉中期以前的墓葬出土有熏炉的约占十分之一，自西汉晚期起，熏炉大量出现，约一半墓葬都出土有熏炉（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熏炉的使用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北至长城以北、南至岭南、西至大漠戈壁、东至滨海地区，均有熏炉的出土，这与丝绸之路开通、香料大量传入息息相关。熏炉的影响甚至扩展到海外，远在印尼苏门答腊也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孔远志《从印尼的中国陶瓷看中印（尼）文化交流》，《东南亚》1990年第3期）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长安，至公元220年曹玉篡汉，汉代泱泱四百余年，在这四百年间，形成了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汉族，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汉代承袭秦国的郡县的行政区划，由“分土而治”的分封制改为“分民而治”的郡县制，同时郡国并行，除京师附近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外，设州刺史部为监察区，全国

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荊州、扬州、交祉、朔方。

有学者对汉代出土熏炉数量进行统计,全国出土数量至少 469 件。根据汉代后期九区的划分,和现在的行政区划相对应,可大致得出汉代各文化区出土熏炉数量(详表一)。

表一 汉代出土熏炉统计表

汉代文化区	当今行政区	出土熏炉数量
关中地区	陕西	29
三晋两周地区	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天津	76
长江中下游地区	湖南、湖北、江苏苏南、浙江	114
山东徐海地区	山东、江苏苏北	48
四川盆地及西南夷地区	四川、重庆、云南	14
北方地区	内蒙古	5
辽东朝鲜诸郡地区	吉林、辽宁、黑龙江	1
甘青地区	甘肃、青海	9
岭南地区	广东、广西	184

从统计数量来看,汉代熏炉出土的数量从时间角度来看可分三个发展阶段,西汉前期兴起,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繁盛,东汉中期衰落。西汉中期,尤其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熏炉大为繁盛,数量多且造型多样,这与当时社会流行求仙思想有关。同时西域香料的传入,带来的不仅是不同的胶质或脂质香料,带来的更是制香方式的不同,如汉武帝时期西域使臣贡三丸香“如雀卵”,改变了中原地区草木本香料的使用方法,从而也导致了熏炉的形制变化,总体内容量变小,炉身变浅,炉盖变高变尖,炉柱变高变细,同时炉柱中部弦纹装饰更为普遍。

熏炉在汉代广泛流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当时仙道思想流行有关。仙是道教专有的宗教概念,汉代的仙道思想,核心是永生不死。从“仙”字的构成来看,人入山为仙,《释名·释长幼》对仙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字人旁山也”。仙是凡人后天或机遇或修炼以至不死,仙人所居之所为仙山。

秦汉时期,仙道思想日益昌识。死亡是未知的恐惧,长生不死是人人都追求的,尤其是作为古代社会的顶层统治者更希望能够永远统治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上有帝王,下有黎民百姓,古有秦皇,后有汉武之辈,无不以求不死而碌碌,古已有之的神仙方术在秦汉之际日益昌盛。并且古代帝王的信仰是当时社会信仰

风尚标，帝王的信仰既引导着民众的信仰，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信仰趋向。

自武帝后，汉代各位帝王都热衷于求仙。《后汉书》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蔽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继武帝之后，汉代求仙风气长盛不衰，从西汉中期延续到东汉末才渐衰，“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宣帝、成帝好鬼神之事，哀帝征方士，王莽自称“神仙王”，各位方士仙人也名噪一时，如武帝时的李少君、栾大、公孙卿、少翁等，王莽时的苏乐、刘守，光武时期的公孙述等，各诸侯王也有方士追随，如淮南王刘安的“八公”：李尚、田由、左吴、毛被、伍被、雷被、晋昌、苏飞，可见当时仙道信仰的流行。

## 五、熏炉的材质

由于熏炉是火具，材质主要是耐火的陶、铜、铁等。

陶制熏炉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其中有的上釉，亦有彩绘的。陶制熏炉以明器为多，制作粗陋。如在东平后屯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制博山炉（《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0），其形制与铜制博山炉相似，底座为承盘，炉盖顶部仅简略刻划出如花瓣状的山峰。这类陶制熏炉，仅在日常生活用具豆的基础上添加山形盖而已，通体简朴，毫无装饰。

陶制熏炉也有制作较好的，如在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制豆形熏炉（《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其形制古朴典雅，敦实浑厚。炉身炉盖遍施彩绘，并雕刻阴阳结合的三角形纹，整齐划一，色彩炫丽。可以说，汉代的陶制熏炉良莠并存。

汉代熏炉还有瓷质，目前考古发现不多，多发现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不多见。

铜制熏炉多以青铜铸造而成，颇为精致，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据《西京杂记》卷一载：“长安巧工丁缓者，制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制作精良的博山炉，往往还作为赏赐馈赠之物。《香乘》卷二六载：“汉朝故事，诸王出阁，赐予博山香炉。”又如《西京杂记》卷一载“飞燕昭仪遗赠之侈”，赵昭仪送给其姐姐赵飞燕的礼物中，就有“五层金博山炉”。

除了陶制、铜制熏炉外，据文献记载，当时在宫廷中还有用纯金、银制作的熏炉。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香炉”载：“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不过，至今尚未见金、银所制的熏炉实物。

## 六、熏炉的种类及造型

汉代早期熏炉的造型，代表性的主要有豆形、簋形、鼎形等，是从先秦时期



的豆、簋、鼎等器形演变而来。早期熏炉，炉身较浅，炉盖低平，镂空多为三角形。

**豆形熏炉** 在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一件（《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文物出版社，1998），通体鎏金，炉体和炉座造型典雅，曲线流畅，炉盖饰有两条相互衔咬的龙纹。炉盖上透雕许多不规则的孔，炉体两侧附有耳环。

**簋形熏炉** 在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 M12、M17 出土两件（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 年第 3 期），炉体呈簋形，炉盖顶部有一雀鸟，作振翅欲飞状，炉盖上依稀可见呈俯卧状的小鸟，颇显灵动。

**鼎形熏炉** 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兽足圆鼎形，三足为兽踩朱雀状，制作精巧细腻。

**方体熏炉** 汉代熏炉的炉体除了圆形外，也有方形的。如广州象岗出土的四连体方形熏炉（《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方形小盒组成，共用一个方形大炉盖，底座也呈方柱形，构造奇特，在汉代熏炉中较为少见。

汉代早期熏炉的炉盖装饰主要以几何纹和龙纹为主，直到博山造型出现，才改变这一状况，成为熏炉造型的主流。博山炉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熏炉造型。汉代尚无专门的“博山炉”之名，而是和其他熏炉一样，统称为“熏炉”。“博山炉”之名初见于《西京杂记》，以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赋文学作品中开始流行。博山炉之所以用“博山”之形，是因为秦汉时期，传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博山炉在汉代长期流行，推测其重要的原因是博山形铜熏炉，材质为金，内容为木，中为火，下为水，土（山）为形，暗印了道家学说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正是梁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中所说“制一器而备众质”。

博山炉的炉盖设计成山形，象征仙境“博山”。实际上，“博山”的造型并不限于熏炉，汉代其他生活器物，如陶壶、陶仓、陶奩等也有不少类似的形象。可以说博山炉的造型是当时人们神仙崇拜的一种。用博山的造型，也与当时所用香料变化有关。早期人们使用茅香置于香炉中直接点燃，这种熏香方式烟火较大。在汉武帝时，由于疆域的开拓，对外交流频繁，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等传入中土，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置于炭火上，使之徐徐阴燃。因此，熏炉的炉身变深，同时炉盖升高，并在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使香烟缓缓散发。升高的炉盖用当时流行的“博山”形象，开始出现了形状各异的博山炉。

博山炉的基本造型是从早期豆形熏炉演变而来，下部仍为高圈足，上为细柄托起炉身。博山炉的足（或底座），有些仍保留传统的豆足，有的则以人物、神兽等造型为足。炉身呈生活用具中的豆形，炉盖高耸而尖，一般雕镂成参差重叠的山峰状，其上往往还雕镂有羽人、走兽、云纹等装饰。博山炉底座有的带承盘，

承盘既是为了盛水润气和保持清洁的作用，同时也有象征仙山所在的茫茫大海之意。熏香时，香烟慢慢飘散，宛如云雾缭绕的海上仙山。从考古出土实物看，博山炉的形制亦多有变化，并不固定，高的如竹节，矮的如豆形。豆形博山炉在汉代最为常见，也有少量博山炉是仿簋等造形的。

熏炉通常在室内使用，皇室贵族往往处于有一定高度的床榻之上。这时就需要比较高的熏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中期未央宫的鎏金竹节熏炉（《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通高 58 厘米，应与居于床榻之上使用是相适应的。这件熏炉的盖和底座都刻“内者未央尚卧”的铭文，可知原为未央宫皇家用品。该御用熏炉造型独特，雕镂精致细腻，炉身和炉盖与普通博山炉区别不大，但炉柄甚为独特。炉的底座上镂雕两条张口向上的蟠龙，龙口吐出竹节形炉柄，竹有五节，顶端有三条蟠龙托着炉身。炉身上浮雕有四条游龙，炉盖上透雕着层层山峦，整体造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线条优美，工艺精湛，颇显皇家宫廷之气。

汉代的熏炉也不尽作豆形、簋形、鼎形。咸阳博物馆藏有一件兼具点灯功能的朱雀形、鸭形熏炉。以朱雀造型，玲珑精巧。朱雀昂首伫立，口含宝珠，雀体呈橄榄形，中空，羽翼镂空，便于香烟飘散。打开上盖，雀内腹底部有一钉形扞，可用于插烛点灯。该器物既可用于熏香，也可作为灯具，别致实用；鸭形熏炉，鸭作立姿，立于承盘之内，即环保，又可降温。

汉代熏炉的炉盖装饰形式颇为丰富，有博山形、鸟兽形等多种。如东汉晚期的一件百鸟朝凤熏炉（《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炉身和炉盖合为一球形。顶部立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四周环绕有六只仰视凤凰的鸟雀。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以高耸的山峦为饰，烟孔则隐匿在山峦之间，熏香时烟气可从山间隐隐飘出，山峦间树木参差，数只小猴或踞于山巅，或骑于兽身，虎豹野猪出没，猎人则寻猎其间，塑造了一幅生动的狩猎场面（《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该博山炉，造型华美，线条流畅，工艺精湛，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汉代熏炉的足（底座）一般作圆柄形，或呈圆座形，在此基础上又有多种艺术变化。或如竹节，或作盘龙缠绕，或为朱雀踏玄武、仙人骑神兽、羽人仙怪等，丰富多彩。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一件博山炉，炉座为力士骑龙造型。骑龙力士裸露上身，仰面向上，右手上举托住炉身，左手撑着龙颈，颇显孔武有力。龙伏卧于盘内，昂首张口，威猛逼真。

山西朔县也出土有一件类似的西汉中期熏炉（《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炉柄底座为一圆形承盘，盘内铸一仙鸟踏龟的形象，龟头上仰，伏于盘中，龟象征长寿。使用时，将盘中注入水，即现寿龟凫水之景，妙趣横生。

汉代熏炉的炉身装饰也十分精湛，有通体鎏金的，有错金银的，图案有云纹、龙纹等，变化多端。鎏金是用金与汞（水银）的调和剂，涂在熏炉表面，将汞蒸

发后，金就附着在了熏炉表面。错金银是器物在铸造时，将图案铸成浅凹槽，或器物铸造好后，将图案篆刻成浅凹槽，随后在凹槽内嵌入金或银，再进行错磨、抛光，使之严丝合缝，自然平滑，浑为一体。以鎏金和错金银进行装饰的熏炉，光灿夺目，尤显华丽，成为身份与等级的象征。

在江苏铜山出土一件鎏金蟠龙纹熏炉。该炉通体鎏金，炉体底部有类似鼎足的三支鸟形柱，下接柄形圈足，相当独特、精致。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其炉盖、炉足、炉身均饰有舒展流畅的错金云纹，犹如金色的飘带，绚丽多彩，充分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两汉时期墓葬中也随葬大量明器熏炉，其中以中原、关中东部、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数量为众。由于文化差异，在造型方面形态各异，地方特色比较浓重。

## 七、熏炉的形制演变

对汉代熏炉做时代上的梳理，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不同时期熏炉演变过程的理解与认知，有助于汉代熏炉的进一步研究。在汉代四百余年的发展史中，熏炉的形态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 响，一直都在演变之中，而器物形态的多样化，使分期研究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根据对汉代常见熏炉的形制和纹饰等变化做出类型学分析后，初步将汉代常见熏炉的发展演变分成五期。五期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 中晚期。

### （一）西汉早期

以陕西西安北郊龙首村 M2（《西安北郊龙首村西汉墓发掘简报》），陕西西安红庙坡织袜二厂汉墓（《长安汉墓》）、江苏徐州市翠屏山刘治墓（《江苏徐州市翠屏山刘治墓》）出土遗物为代表。

龙首村 M2 出土的豆形熏炉是西汉早期的主流熏炉造型，均为陶质。西汉早期熏炉多以陶制为主，通体三角纹、条纹等几何纹装饰，盖上三角形镂孔。此型熏炉是由战国延续下来，流行于西汉早期，陕西、河南、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地区都有出土。以西安红庙坡织袜二厂汉墓出土三足鼎式熏炉出现于西汉早期中后段，翠屏山刘治墓出土炉腹一侧附釜并一直沿用到东汉中期。

### （二）西汉中期

以山西浑源毕村 M1、M2（《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山东沂水县龙泉站西汉墓（《山东沂水县龙泉站西汉墓》）、山西朔县 M1（《山西朔县两汉并穴木椁墓》）、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发掘》）出土遗物为代表。

西汉中期熏炉种类变多,形制不一。熏炉盖面多为圆弧状,炉身扁圆,炉柱变高,镂空有几何形、云纹型和博山造型装饰,装饰由平面向立体转变。博山形制熏炉,在西汉中期产生,是熏炉造型的新变化。

### （三）西汉晚期

以江苏邗江姚庄 M101(《江苏邗江姚庄 101 号西汉墓》)、山西朔县秦汉墓(《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陕西咸阳马泉(《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遗物为代表。

西汉晚期的熏炉造型圆润饱满,炉身鼓腹,炉柱变高变细,炉柱出现装饰。熏炉炉盖炉身均有装饰,尤其注重底座上浮雕花纹,一般为螺龙纹、海水纹或流云纹,装饰精美纷繁。

### （四）东汉早期

以山东阳谷县吴楼 M1(《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江苏盐城三羊墩 M1(《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河南安阳市安居新村画像砖墓(《河南安阳市安居新村汉画像石墓》)出土遗物为代表。

东汉早期的熏炉最宽处由腹部逐渐向开口处上移。该时期豆形熏炉鲜见出土,且集中于山东、苏北一带,所附盖钮也有飞鸟状。豆形熏炉流行于西汉初至西汉中期,西汉中期数量急剧下降。纹饰仍以几何纹装饰,盖体和炉柱变高,炉体变浅,整体由西汉初的圆润饱满,发展到东汉早期的高挑挺拔。

无承盘博山炉的盖顶弧度逐渐变小,坡度变陡,山形饱满逐渐高峻,腹部逐渐变浅,炉身口部敛口幅度有大变小,熏炉最宽处逐渐上移至开口处,炉体装饰纹样逐渐复杂精致,到东汉中期又回归简单。

### （五）东汉中期

以河南济源市桐花沟 M10(《河南济源市桐花沟十号汉墓》)、偃师市吴家湾汉墓(《河南偃师市吴家湾东汉封土墓》)、天津武清东汉鲜于璜墓(《武清东汉鲜于璜墓》,延熹八年,公元 165 年)出土遗物为代表。

该时期熏炉最宽处为开口处,炉柱变细,整体挺拔轻盈;不见豆形熏炉,熏炉多附带承盘。带有承盘的熏炉由最初圆弧形炉盖演变为博山尖顶镂空盖,除承盘,炉身最宽处由炉腹逐渐上移至开口,炉柱逐渐变高,且在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凸弦纹装饰,承盘盘口由西汉中期大过渡到西汉晚期小,再到东汉深度变深,盘口又复变大。由于盖体和炉柱变高,炉腹变小,整体造型更加挺拔轻盈。

三足式鼎形熏炉,炉身似鼎,身与盖由转轴相连,下附承盘。三足熏炉在西汉初期仅出土一件,此后虽有发现,但数量较少,至东汉晚期数量变多。西汉早期中后段至东汉晚期三足型熏炉一侧附蜜。西汉中期出现链接炉盖与炉身的转轴,一直沿用到东汉末。

纵观汉代熏炉的演变,圈足型熏炉在西汉早期占统治地位;西汉中期出现承

盘型熏炉，同时圈足博山形熏炉开始流行；西汉晚期圈足型熏炉逐渐退出，博山形熏炉广泛流行；东汉早期圈足型熏炉零星出土，博山形熏炉占主流；东汉中期至晚期，熏炉种类和造型基本不变，带有承盘。三足型熏炉数量偏少，但从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都有出土，至东汉晚期与承盘型博山炉成为两种主要器型。

## 八、结语

汉代熏炉种类繁多，造型丰富，新颖而古朴；以铜质熏炉为代表，尤其是一些精品，不仅是生活中的实用器具，其优美典雅的造型，精湛细腻的制作工艺等，还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汉代熏炉所表现的用香文化，承前启后，内涵丰富；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精彩华章的一部分，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扬光大，续写新篇。